

禅 真 后 史
(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05.6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58.80 元

目 录

第五十回	为渡银河装蹶蹶	因方花貌受熬煎 (2)
第五十一回	劳夫人梦里簪花	来毓秀灶前说苦 (10)
第五十二回	小兰献主解重围	我惜贪欢婴内疾 (18)
第五十三回	田宝珠捱身入户	沈三妹借港行舟 (26)
第五十四回	嵇西化纵俗伤人	瞿道者登桥援难 (33)
第五十五回	戮奸僧立时正法	救蛊妇子夜擒魔 (40)
第五十六回	顾大郎为弟求医	颜氏女诉冤索命 (50)
第五十七回	程员外聆音择婿	张别驾设计倾贤 (60)
第五十八回	明山玩景遇饥民	屏岭焚祠驱孽鱧 (70)
第五十九回	赴井尔弃名避世	隐岩壑敛迹修真 (80)
第六十回	盪霞洞四道敌魔	毗离村七仙入圣 (90)

附：五凤吟

第一回	闹圣会义士感恩 (104)
第二回	题佛赞梅香沾惠 (109)
第三回	做春梦惊散鸾俦 (115)
第四回	活遭瘟请尝稀味 (122)
第五回	爱情郎使人挑担 (132)
第六回	招刺客外戚吞刀 (139)
第七回	遭贪酷屈打成招 (147)
第八回	逢义盗劫掠酬恩 (153)
第九回	致我死反因不死 (158)

第十回	该他钱倒引得钱.....	(167)
第十一回	害妹子权门遇嫂.....	(172)
第十二回	想佳人当面失迎.....	(178)
第十三回	玉姐烧香卜旧事.....	(184)
第十四回	婉如散闷哭新诗.....	(190)
第十五回	邹雪娥急中遇急.....	(196)
第十六回	张按院权内行权.....	(203)
第十七回	拜慈母轻烟诉苦.....	(209)
第十八回	除莽儿素梅致情.....	(215)
第十九回	剿泉寇二士争雄.....	(222)
第二十回	酬凤钗五凤齐鸣.....	(230)

禪 真 后 史

序

糜公有言：“佛为朝廷养济院，有功于国。”则亦取其真；实际非必捐妻肉之累，饭藜茹藿，膜拜燃香，吟梵喝偈，作净土津梁。乃俗子扬其波，儒流亦且导其澜，祈悟门于贝叶琅函，不复问拯世核民实事。翻阅参求间，一腔热心已消矣！暨出，实建登，投老林壑，又拾《传灯》余炉，与二三黄面髡相诘难，依皈拱卫，胥老稚投礼空王。噫！真在是乎？不知大根器人何尝不从仙释中彀转，何尝不向仙释中归根。其间一段真功行，良善可兹，疲癯可起，奸逆可锄，魑魅可扫；慈悲肝胆、侠烈心肠具备，不尽惨然眉低，断努目态也。则煦煦谈矜恤者伪，而柔刚互连者真；拘拘明心性者伪，而晦蒙不蚀者真；汲汲事焚修者伪，而践履沉实者真。即如薛仙，身膺天鰲，已入圣而脱凡，犹必再试之时艰，以补昔日罅漏，可识真之旨矣！然不指迷真之幻影，世且认贼作子，来金吾、党氏俱可身上金台；不指导真之竟究，世且丧志望洋，秋侠士、耿郎胡得立地成佛？揉叛盗于忠良，祛奸慝于禁近。《后史》皆所以补《逸史》未备，所为继之而起也。若夫清溪道人试提醒于前茅，已作南车之指；猛钳锤于后劲，允为暗室之灯。衷以屡注而逾热，识以久历而逾沉，奇以弥触而弥吐。万鼎不足铭其怪，溟海不足方其灏，时花不足斗其艳，朝直不足侔其鲜！人各具眼，应尽悸目挤舌相惊赏，毋饶不佞笔舌也。

时崇祯己巳兰盆日，翠娱阁主人题。

第五十回

为渡银河装蹶蹶 因方花貌受熬煎

诗曰：

诈蛾装狐计万端，徜徉书室盼青鸾；
偶历月下窥双玉，得附嫦娥入广寒。

禅真后史

话说来金吾西园第五房夫人王玉仙看上了嵇和尚，特唤侍儿毓秀逾墙相招。当下嵇西化将这妮子搂抱，求欢，毓秀慌了，两手推开，极力挣扎。怎当这和尚一手把肩膀搂定，一手扯落下衣，这女子年幼体柔，不能禁受，大声喊叫：“救人！”和尚怕人知觉，只得放下旗枪，两手搂抱，温存一会。这女子兀自哽哽咽咽哭个不住。嵇西化再三抚恤，又于袖内取出一条白潞绸汗巾送了，方得拭泪，回嗔作喜，催促道：“夜已三鼓，不过墙去，更待甚时？”嵇西化周围一看，只见东角佛堂前方，一条烧香的折叠软梯，掇过靠墙放了，扶毓秀上去，爬过土墙，先与王玉仙说了。少倾，那和尚也盘墙而下。二人见了，喜从天降，玉仙携和尚之手同入兰房。叙礼毕，一字儿坐于靠窗胡床之上。嵇西化道：“小僧是方外 黎，夫人乃瑶台仙子，今夜得亲颜颊，醒耶？梦耶？”玉仙道：“妾身羁于邃室，幽情久而郁然。日前幸睹丰

神，不胜渴想。今不以自献为丑，屈师兄少叙幽怀，莫以恩情容易，日后等闲相弃。”嵇西化下跪道：“小僧寂居书室，何期误入仙宫。此情此德，惟天可表，准拟终身之约，生死不渝。”玉仙纤手扶起，唤毓秀铺设酒肴。二人对饮，四目相视许久，玉仙一腔欲火，按捺不下，对和尚道：“月色已斜，夜将过半，请君就寝，莫负良宵。”此际这秃厮心花也是开的，忙忙地脱卸衣鞋，揭开罗帐，登榻而坐，以候麈战。玉仙令毓秀收拾杯盘，移过卧具，顶门睡了。然后熄灯解衣，跨上床来。和尚两手搂住腰肢。摩烫一回，引的妇人淫心荡漾，欲火如焚，两手去摸那话儿，笑道：“这和尚单会管门，兀敢望中堂出入。”和尚也笑道：“侯门深似海，小沙弥怎敢擅进？”二人一面说笑，渐次挺戈跃马，直捣中坚。这玉仙虽是妓女出身，只与那商人交媾，随后嫁这来老子，更是力量不胜，从来未经大阵。那夜撞入和尚之手，一来阳物伟巨，二则精力强健，三则善于按摩进退之法，自三鼓战至鸡鸣，何止千百余度。弄得这妇人浑身爽快，遍体酥麻，气喘汗淋，头眩口冷，一连丢了两次，连声求告道：“师爷饶我罢！你若再行冲突，浑身皆化矣！”和尚笑道：“今日幸夫人雅爱，恣乐通宵，岂可甘露不施，便行罢手？”玉仙道：“没奈何，权且收兵，待后会了毕心事。”和尚道：“也罢！”便丢了手。玉仙平伸两股，闭目咬牙，昏沉睡去。嵇西化终有家数，两手紧搂香肩，以舌尖舐著妇人上腭，两肚相贴，不敢移动。少倾，玉仙出了一身香汗，渐渐苏醒。嵇西化方才放手，拥抱而卧。玉仙道：“师兄好利害也。天下之乐，莫过于此。今宵奇会，死亦甘心。”嵇西化道：“夫人莫言，且宁神一睡，休伤元气。”玉仙甚觉疲倦，朦胧睡去。这和

尚坐起，叩齿运神，摩热两手，揉擦贤门，然后趺坐，内观反照，以固精气。一霎时，樵楼钟起，野店鸡鸣，嵇西化忙摇玉仙，相别而去。玉仙披衣送别，行至墙边，垂泪道：“师兄一去，未知能继此乐否？”嵇西化道：“后会有期，不须悲惨，万祈珍重自爱。”说罢，跨桌上墙，踊身下梯，自入书房安息，不题。

再说玉仙自那夜偷会以来，满腹火攒，四肢倦怠，终日昏昏觅睡，饮食不思。凡遇朔望忏悔日期，对天暗祝，愿求下雨，得谐旧约。谁想天公偏是晴日，这和尚朝来暮去，怎好捱身借宿？王玉仙两眼瞧著青天，好生嗟怨，有求雨歌为证：

跌足怨苍天，天不从人愿。仰面瞧太阳，偏生红艳艳。怎得云蔽空，灵隆驱闪电。滂沱雨不休，路不行人面。留下俏冤家，彻夜相留恋。

原来王玉仙自那夜两情欢畅，云雨并施，便自怀了身孕。故来金吾夫妇深信白衣观音灵感，又敬嵇和尚忏悔之诚。奉旨临行，叮嘱夫人照旧式奉待，广求子嗣。夫人向是佞佛吃素的人，见夫人恁般吩咐，愈加信服，心遇朔望、上下二弦、六庚、六甲之日，必请嵇西化到衙内诵持忏悔。嵇西化暗想要与西园五夫人幽会，无便可乘。忽一日在宓妃庙前闲立，只见一跛足和尚化斋，嵇西化蓦然醒悟，计上心来，故意在阶坡上滑了一跌。旁人急搀扶起来，即叫唤脚跟疼痛，忙延外科医人疗治。医人道：“挫跌伤筋，一时未能痊可，须内服煎剂，外贴膏药，直待百日之外，方能平复。”

这分明是医士骗钱这术，嵇西化顺水撑篙，任医生撮下药饵，令人煎和已好，暗地倾于壁下，只将膏药贴于患处。凡逢出入，必拄拐杖而行。当下却值十月中旬。先一日，来夫人差家僮至宓妃庙接嵇和尚次日早来忏悔，嵇西化道：“贱足偶尔跌伤，不能行动。”家僮道：“待小人与奶奶讲，雇一辆车儿奉迎。”嵇西化摇头道：“你怎知佛门中法度十分严厉？贫僧感蒙你家老爷重托，求子乃一桩大事，若非虔诚感格，怎能佛送仙孩？我若用车马行动，是亵渎圣贤，焉能感应？”家僮道：“奶奶吩咐，毕意要师太去的。”西化道：“若是他人请，我断然辞却不行。然你家老爷何等雅爱，怎好推辞”明早待山僧扶杖缓步而来，以全信义。切不可用车马相迎，反招罪孽。”家僮应允去了。

次日，来夫人亲于净室中焚香点烛俟候，直等到申牌时分，嵇和尚才到。见了夫人，双手扶著拐杖稽首。夫人问讯道：“师父何故闪跌了尊足？甚觉 端。何不乘车，以自劳苦？”嵇西化合掌道：“南无阿弥陀佛！小僧单为著奶奶重托求子，怕什么劳苦？昨日已与盛使讲了，做和尚的若跨马乘车，佛爷怎不嗔恼？”夫人听了这话，愈加敬礼，即忙摆出果品蔬食，对佛忏悔。化纸已毕，又早日已西斜，夫人唤整斋相待。嵇西化辞道：“贱足不便，况且天色将暝，急急回庙，犹虑路黑难行，如再领盛斋，愈加耽搁。”夫人道：“贵寓较远，傍晚难行。适瞧黄历，十七日又是甲子，免不下烦师父诵经，何必往返劳神？暂屈书室中荒宿两宵，十八日早上去罢。”嵇西化道：“如此，足感奶奶盛情。但老爷不在府中，惟恐不便。”夫人道：“何妨？我衙中谁敢他议？师父安心，不须过虑。”嵇西化道：“奶奶恁地吩咐，小僧敢不从

命！”夫人唤家僮劝师父用斋，一壁厢铺整床帐衾褥，点灯候寝。夫人吩咐罢，自归内室去了。嵇西化与家僮扯了一会闲谈，不觉樵楼鼓起，皓月当空，连打呵欠，道：“贱体疲倦，已欲寻睡，老哥请自稳便。”家僮闭上角门蹇身进去。嵇和尚步出书房，侧耳潜听，四下里人声寂静，把角门儿上了腰拴，依然移过烧香梯子爬上墙去。正待往下便跳，忽见两个妇人携手在花阴下谈笑。和尚忙回身跨落梯顶，探头隔墙黑影中窥觑。这一个就是王玉仙，那一个不知甚人，仔细端详，那玉貌花容，更胜似玉仙一倍。和尚暗忖：“这必是老来第四位夫人了。”黑处瞧那明处，十分详细，正如双珠并玉，岂不爱人？那和尚看了，按不下一腔欲火，焰腾腾烧的遍身炎热、两颊通红，恨不得一碗清水把二美人吞下肚去。又捱了一会，那美人方分手各归卧室。嵇西化俟两下扃门已久，仍旧爬上粉墙，一跃而下，悄悄蹇近王玉仙房栊之前，轻轻叩门。王玉仙正欲解衣就寝，忽听击户之声，移灯近前问时，却是嵇西化声音。忙开门放入，却似半天里脱下一件活宝来，两个搂抱做一块，且自亲嘴咂舌，也无暇叙情说旧，急急地上床云雨，直乐至三鼓将绝，方得罢战休兵。二人贴胸交股而睡，和尚道：“毓秀姐为何不见？要夫人亲自开门？”玉仙道：“你兀要问他怎地？那夜被你这天杀的弄伤了阴户，自今卧病不起，终日价啼哭。出家人不惜阴鹭，不管好歹，一例施行，也放出那般利害手段，生擦擦干的他好苦。”嵇西化笑道：“我们做和尚的，自有上流下接、从容中度传授的秘诀，不比那村夫俗子，见了一个妇人，极头极脑便干，干的不三不四，便自丢手。这唤做饮酒不醉如同活埋。夫人，这滋味可知道么？”玉仙道：“你的本事也算做数

一数二的了。但没葶籛，弄的这丫头恁样苦楚，教人心上难过。”嵇西化道：“我佛教中说得好：‘偷情不捉鬼，转眼便通风。’比如夫人唤这女子相招小僧，这是他一片热心，何等凑趣！我与夫人被窝中光景，他已瞧得透彻。千年万载，只恁地同心合胆便好。倘夫人有甚著恼责备之处，他即记仇怀恨，面是背非，等闲露了消息，正唤：‘人无千日好，花无摘下红。’那时逆水挽舟，何等费力！故小僧总截要路，先自滚他下水，使彼混成一体，难对人言。这是禅家秘诀。”玉仙道：“这光景，我尽知道的。但那话儿口子开了，站起时便自蹲倒，两手按定，兀自疼的可怜。这事怎处？”嵇西化笑道：“不难，我自有灵丹妙药，可以医治，不必夫人忧虑。”玉仙道：“这样我心方安。还有一件，昨闻家僮讲，你跌损了两足，不能举步，谁想进的城来？又幸奶奶留你在此，一来爬的过墙，二则行事时两足何等著力！这事甚为奇异，教人摸不著头脑？”嵇西化将那假跌诡计说破机门，玉仙笑道：“人说出家人鬼计多端，看此形境，实而不谬。”两人搂抱笑了一会，都觉神疲体倦，鼾然熟睡。直交五鼓，二人方才睡觉。嵇西化掀开锦帐瞧看，只见窗外微微明亮，忙披衣而起，衣襟里取出一包末药递与玉仙道：“天晓时可烧滚汤，将此药和入，乘热令毓秀把牝户不住浇洗，旦夕之间，自然平复。今晚夫人慢睡，等候则个。”玉仙道：“千万早来，莫行耽误。”嵇西化叫一声：“夫人安寝。”便起身而走。玉仙忙披衣相送，行至门口，两个对著亮光复相偎相抱，耍了一会，一个闭门觅睡，一个缘墙以归书室。

次日，嵇和尚因闲暇无事，诵了一日《金刚经》。夫人听了欢喜，说：“这沙门虔心持诵，焉得佛爷不显应呵？”三

餐斋供极其恭敬。嵇西化口虽诵经，两只眼珠只望著天色，巴不得日光霎时间滚下山去。坐一会，站一会，走一会，呆一会，天可怜见也有晚的时节！不觉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家僮点了灯烛，搬出晚膳服侍，嵇和尚吃罢，收拾盘碗，闭上角门自去。嵇西化移梯爬过墙来。玉仙引入房，和尚便要动手。玉仙道：“用待夜阑人静，休得恁地性急？”嵇西化道：“小僧盼了这一长日，好生难过。今已亲傍玉体，怎地不趁早干事”还待什么吉时良候？”玉仙笑道：“不是这等说，你岂不见我卧室一带是五间么？右首两间，乃四奶奶劳氏之房；这左边两间，是我盪止”居中这一间，留为公座。两座花园，都如此置设。这劳奶奶不时到我这里闲谈消遣，这会儿倘蹇过来时，老兄如何躲闪？”嵇西化道：“奶奶这话甚是。昨晚与奶奶携手在花荫下讲话的，莫非就是那人？”玉仙道：“正是他。你在何处瞧见？”嵇西化道：“昨夜我溜上墙顶，正欲跳下，猛见奶奶二人叙话，蹲于梯上觑已久，俟他走了，方来扣门。奶奶不要怪和尚说，劳夫人玉貌，不减于奶奶花容。那会儿小僧忒煞动火，不要讲什么行云握雨，若得近傍著他，温存半晌，死也甘心。”玉仙变色道：“哦！彼是天姿国色，我乃鄙貌菱容。你在此作甚？可往他房中作耍！”嵇西化慌的跪倒，磕头道：“我的奶奶呀，小僧因话讲话，说到这关目，奶奶为何认真发怒？和尚该剐！该剐！该切！该坐！望奶奶宽恩饶恕。”玉仙抱住笑道：“秃厮起来，我自说耍，何必恁地着忙？”嵇西化两手扯著耳朵，笑嘻嘻道：“奶奶著恼，教小僧措身无地，今得开恩，恰似法场中一纸赦书发到。”玉仙瞪眼道：“活贼！不要这般假小心，最大胆。我量你那一颗歪心，兀向著那人哩！”嵇西化

道：“小僧嚼舌，出于无心。奶奶恁的猜虑！”玉仙道：“我穿下一只草鞋，在你肚腹走的几个回往，你那贼板肠，岂不省的透彻！”嵇和尚道：“咦！你说，你说，省的我什么？”不知玉仙果参透和尚心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劳夫人梦里簪花

来毓秀灶前说苦

诗曰：

画鼓频催声韵悠，芙蓉遍插美人头；
梦中色相机先露，一段良缘逐水流。

禅真后史

话说王玉仙因嵇西化一言落巧，极赞劳我惜之美，不觉醋心萌动，变色道：“自古说：‘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那‘死也甘心’四个字，谁教你吐出来的？读书人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和尚们有三毒：‘眼毒、口毒、心毒。’你那两个圆秃秃、光溜溜眼珠好生利害，瞧那女人妍媸美恶，不放一毫儿空哩！况我等女眷们，将自己恣容较别人颜色，岂不识的好歹？劳夫人皓齿丹唇，鬋发云鬓，丰姿艳冶，肤若凝脂，比我丑陋之姿胜过数倍。不要讲你等男子瞧之羡慕，便我女辈见了，亦自相怜。你讲他玉貌不减于我，是面谀谎言，非知心实话，我焉得不恼？贼和尚，你想是么？”嵇西化笑道：“我的奶奶，说的不差，字字钻透肺腑，就如活佛一般。小僧怎敢打诳语！委实见了那人，心下有些动态。”玉仙道：“这是不必讲的。你单论我二人容貌，孰为上下？”嵇西化道：“劳夫人乃月里嫦娥，王奶奶是蟾宫仙子。细加评品，纤忽无差。”玉仙道：“一闾油嘴，可见出

家人生成的奸巧！罢！罢！你自去罢！今日尚然如此，向后心迹可知。”嵇西化又跪下道：“小僧并没一言欺蔽奶奶，何故奶奶反骂小僧奸巧？教人实把撮不定。呀！好苦耶！”玉仙笑道：“我家唤你诵经祈子，不教你耽饥受冻，有甚苦呀？”嵇西化呆瞪著两眼，迳不则声。玉仙道：“谁把你做哑狗卖，恁地闭口无言？”嵇西化道：“小僧也没甚话讲，今夜生死，只凭奶奶发挥便了。”玉仙推道：“你去罢，莫在此胡缠！”嵇西化一跤滚倒地上，抵死不动，王玉仙笑做一堆。两个半真半假地缠了一会，不觉已是二鼓。玉仙将和尚搂抱起来，熄灯就寝取乐，不题。

且说来金吾第四位夫人劳氏，当夜吃罢晚膳和侍儿小兰到玉仙房中消遣。行至门首，忽听得有人说笑，侧耳再听，是一个男子声音。我惜悄悄唤小兰趑转居中房内，爬向高处隙中窥觑，将二人耍笑光景瞧得清切。但言语说得轻巧，听的不甚明白。直待灯灭之后，才从后轩趑回房去。令小兰煎茶，小兰道：“夜已深沉，又无客至，夫人煎茶何用？”我惜道：“我一霎时心烦口渴，遍身似火烧一般十分难过，故思茶吃，快快煎来！”小兰道：“好端端出去步月，为何陡生渴疾？莫非罗衣单薄，受了些风寒呢？”我惜叹道：“痴丫头，你省的什么？我这病内热外凉，非伤风露，乃心事不乐耳！”小兰道：“老爷虽然远出，不久便回。夫人何忧尤郁？”我惜怒道：“我身子甚不耐烦，咽喉中干燥欲呕，偏要你絮聒耐烦的不了，可恨！可恨！”小兰不敢做声，且去生火煮茶。

我惜斜倚著小几而卧，不觉朦胧睡去。忽丫环报说：“老爷吩咐，江上芙蓉盛开，已整下酒席于江口亭子上，接五位奶奶同赏芙蓉，门外停车相候。”我惜不暇妆饰，即出

门上车。迤迤行至江口，远看江水滔滔，一望无际。傍岸有一雕花亭子，内中做官的与诸位夫人已在彼饮酒。我惜下车，步入亭中，行礼叙坐。只见岸上芙蓉开的一片通红，如错锦相似。做官的东顾西盼，拥众姬欢饮一回，复大笑道：“静酌的无兴，催花击鼓何如？”合席齐声道：“妙！”唤小厮折下一枝芙蓉花来。我惜道：“花虽折下，无鼓奈何？”做官的将手指著栏杆外道：“兀的不是鼓也？”我惜抬头看时，恰是一个长大标致和尚，手内捧著梆子在那里看花。我惜对做官的道：“那是一个沙门，何云是鼓？”做官的道：“权借彼募缘之梆，为我传花之鼓，有何不可？”那和尚应声道：“小僧愿充鼓吏，三挝遍及花神。”做官的大笑，令传花起鼓。一连传了四遍，这四位美姬皆簪花饮酒。做官的抚掌欢悦，众姬起身劝酒。忽然西北上飞下一块火光，大似车轮，就地滚了几遍，焰腾腾把亭子四围烧著。亭子内众人一哄而散。我惜惊惶，也欲奔走，奈两脚绳子绊住的一般不能移动，心慌胆颤，高声喊叫：“救人！”只见那和尚撒下手中梆子，举起两只褊衫大袖，抄起江水呼呼地泼将上来。顷刻间，亭中之水已过腰胯。我惜大叫道：“不要水了。”和尚应声道：“不用水，你那火怎么肯熄？”不顾前后，把江水乱泼将来。我惜拼命冒水而走，忽然脸上冲著一阵冷水，打了一个寒噤。惊闪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开眼看时，炉火正炎，残灯未灭。我惜欠身而起，小兰捧茶过来。我惜呷了数口，将瓯子放下。小兰道：“适才娘索茶吃，等不的下口。今茶已煎熟，啜得些须，又复停而不用，却是何故？”我惜道：“适者遍身烦热，故思茶吃。偶尔凭几一睡，便觉寒慄不宁，啜茶反欲作呕。汝可打点外行罢。”小兰忙揭帐拂床，整叠枕